



中共酷刑示意图：“抻床”



酷刑图：老虎凳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酷刑演示：毒打

## 辽宁本溪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暴迫害

【明慧网】本溪监狱全称“本溪溪湖监狱”，是辽宁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之一。多年来，监狱根据“上级”的指示，为实现其百分之百“转化率”，采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强迫其放弃信仰；在持续强化的迫害中，积累着邪恶的“经验”。二零零七年一月五日，本溪监狱被评为所谓“省级文明监狱”，并被中共树为“典型”。二零一零年九月，中共“610”（中共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在丹东开会提出：“全国看辽宁，辽宁看本溪。”

### 一、梁运成遭抻床迫害两个月

二零一零年九月五日，四十三岁的原丹东凤城市法院法官梁运成先生被凤城市白旗派出所多名持枪警察绑架，后被凤城法院枉判三年；二零一一年四月下旬，他被劫到本溪监狱迫害。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梁运成向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他在诉状中陈述了在本溪监狱遭抻床迫害的经过：

到监狱不久，我就向辽宁省检察院写了申诉状交给了监狱，请监狱邮寄给省高检（因为我们是无法邮寄的）。可是监狱一直搪塞。八月份，监狱以我不穿囚服、炼功等借口将我关进小号，七、八个警察及

三、四个犯人强行给我剃光头，套上囚服，把我钉在铺板上，两臂伸直，两只手的手腕分别被两个固定的手铐铐住。两只脚脚腕被一条铁链钉上，铁链的中间锁在一固定的铁环上。就这么仰面朝上的躺着，天花板上有个不灭的灯和全省联网的监视摄像头。白天播放几个小时的污蔑法轮功的高音喇叭录音。我绝食绝水六十三天后遭受残酷折磨，他们把我转到大连市监狱。

### 二、周琳被关“小号”、绑老虎凳、手指被烟头烤焦

二零一三年一月，四十七岁的丹东五龙背毛绢社区法轮功学员周琳先生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枉判四年，后被劫到本溪监狱迫害。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周琳被二监区狱警大队长高云祥严管关“小号”整整十天。高云祥指使犯人把周琳绑在老虎凳上，用胶带把双臂和双腿缠在凳子上，一动不让动，吃饭喝水让人喂，大小便让人接。六个犯人白天黑夜倒班，有张爽，单四海，石健，从亮，任恒良（后来写了郑重声明），边海龙。

其中石健在折磨过程中，他用腿把周琳的小腿迎面骨磕破，还用燃烧的烟头烤周琳的手指头，中指皮肤被烤破、烤焦，很长时间才好，还留有疤痕。整整三天三夜，吃饭时给一丁点发糕，喝了用水给沾沾嘴唇；一动不让动，让看邪恶的录像洗脑，稍一打盹就捅他。

高云祥多次对法轮功学员说：我要是说了算，我用枪都把你们突突了。

### 三、陈秀遭酷刑，前胸、两肋皮肤被撕掉

二零一五年二月，五十三岁的原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科技处工程师陈秀先生被劫到本溪监狱。

二零一五年三月，陈秀被六监区狱警队长陈耿（后来调到八监区）用电棍电击半个小时（狱警郎鹏程协同），同时还被管事犯人高军殴打。陈秀还被狱警一分队长刘斯桐铐在铁凳子上（这是一种监区自己焊制的刑具，手脚扣住不能动）两个多小时；有一次炼功他遭管事犯人冯邵阳的暴打。二零一五年五月，法轮功学员马江上厕所时与陈秀相遇，相互问候了一句，第二天，陈耿在厂房当着全监区在押人员的面，对陈秀与马江大打出手，管事犯等五、六个犯人也一起动手参与毒打。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本溪监狱开始所谓的“年终转化”。十一月二十三日早上出工路上，狱警队长指使犯人姜天术、崔俊刚把陈秀弄回狱警办公室；陈耿、刘斯桐和犯人史德军、陈力已经等在那里，办公桌和墙壁都已蒙上了棉被；陈耿指使犯人史德军、陈力、姜天术、崔俊刚把陈秀绑在椅子上，再用透明胶带把手脚都缠在椅子上。陈耿用电棍对陈秀全身电击，从脖子到前胸、两臂到双腿，直到电棍没电了才停下来。（转下页）

(接上页)夜里狱警们去睡觉,犯人轮流看管,殴打折磨,陈力、姜天术将陈秀棉衣扒开,从头上浇凉水,并打开窗户冻;陈力、姜天术、崔俊刚轮番打耳光,手打累了,用书打,打了半宿,书都打零碎了。

第二天,陈耿指使犯人用毛巾把陈秀嘴堵上、套上头套,接着用电棍电;电棍电没电了,陈力、姜天术对陈秀暴打,并用针在手指尖、腿上、身上随意的乱扎;下午,犯人石健、初广超打陈秀的前胸,两人用力轮番用鞋跟搓陈秀的前胸、两肋,同时陈力用力将椅子顶住;搓了一段时间,石健对初广超说:现在皮肤已经搓冒油了,继续把皮肤搓烂。两人又轮番搓了有两个多小时,直到陈秀的前胸、两肋部位皮肉被搓烂,血肉和背心粘在一起;陈秀被折磨的喘不过气来,这时陈耿进屋又拿着电棍开始电,直到陈秀没有任何反应,陈耿才停手。大约晚上八点多,一犯人用剪子把粘在身上的背心剪开、用力一揭,随着背心被揭掉的同时,前胸、两肋的皮肤也被一起撕掉了。

晚上九点左右,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孟宪光被犯人抬到办公室,刘斯桐对陈秀说:你不“转化”,你看我怎么打他。刘斯桐和陈耿各拿一根两米多长的胶皮管子(两根手指粗的胶皮管用透明胶带缠在一起),两人抡足了劲抽打孟宪光。

第三天又有其它监区狱警领着犯人来行恶,有个犯人拿着木棍,把两本书放在陈秀的腿上,垫着书,用木棍猛力打,强迫陈秀在所谓“转化”书上签字。

#### 四、连续三十七小时被酷刑折磨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沈阳市和平区法轮功学员孟宪光先生被绑架;后被和平区法院诬判三年半。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孟宪光被劫到本溪监狱迫害。

二零一五年四月,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搞“认罪伏法”行动(辽宁省政法委统一部署),要求所有在押人员,不管是有罪的还是被冤判的,不管是上诉的申诉的,一律被强制要求写认罪伏法书。孟宪光认为修炼法轮功做

好人没有罪,坚决不写。

在狱警指使下,孟宪光被犯人杨忠华叫到一个没人住的监舍里(里面有监控),把他踹倒后,又用拳击打他的头部和胸部,一直被打到墙角。杨忠华用脚踹他头部、胸部,又用脚踢他的大腿,孟宪光被踢的站立不稳。杨忠华持续打了二十多分钟,直到打累了才停手让孟宪光走。孟宪光被打的一瘸一拐、很吃力的扶着墙走回监舍。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八日,本溪监狱为“转化”孟宪光,他被强制从八监区到六监区。当天下午,六监区狱警队长陈耿指使犯人史德君、姜天术、郭永程等,把孟宪光弄到一间屋里,用塑料袋套头,用袜子堵住嘴,把他的胳膊、腿都用透明胶带缠在椅子上,狱警刘明浩撕开孟宪光衣服,往头上浇凉水并毒打他,边打边说:你不是炼吗,让你炼!六监区一分队队长刘斯桐拿起一根电棍电击,直到电棍没电;刘斯桐还搥他嘴巴子、击打他的头部、前胸等部位。

打完之后,孟宪光被弄回到原来的屋子里。犯人们扒掉他穿的衣服、鞋子,把他绑在窗户旁的凳子上,敞开窗户;两个犯人一班,两小时一换,轮换看管孟宪光,不许他睡觉,不许他闭眼睛。晚上七点左右,孟宪光被几个犯人弄到另一间屋里。在这间屋里,法轮功学员陈秀被绑在一把椅子上。陈耿指使两个犯人抻住孟宪光的两臂;陈耿抡起一根用透明胶带缠好的粗约4厘米PPR塑料管(建筑用的水管)击打孟宪光的后背,一口气打了二十多下。接着,刘斯桐也抡起这根塑料管子,击打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打累得了才停手。刘斯桐歇了一会儿,抡起这根塑料管子又击打陈秀的后背。

打完之后,孟宪光被弄回到原来的屋子里。犯人们扒掉他穿的衣服、鞋子,把他绑在窗户旁的凳子上,敞开窗户;两个犯人一班,两小时一换,轮换看管孟宪光,不许他睡觉,不许他闭眼睛。

第二天早八点,陈耿又指使犯人石健拿着电线的一端,把裸露的电线

头触到孟宪光的身上,陈耿把电棍触到电线另一端裸露的电线头上,通过电线传导电击孟宪光;石健把裸露的电线头触到孟宪光的阴部,边电边说:让你断子绝孙。孟宪光被电得浑身剧烈抽搐;而石健等却在孟宪光痛苦的抽搐中哈哈大笑,以此取乐。

下午两点多,又进来三个狱警队长:郎鹏程、刘明浩、张芝玉,他们拿着两本书,用胶带把书缠在孟宪光两条大腿上,其中两人各拿一米多长的塑料管子,同时隔着书往孟宪光腿上击打(这样击打造成内伤外表又看不出来);孟宪光被三个狱警队长轮番打了二个多小时;直到打不动了,才把书拿掉;三人再用塑料管子直接击打大、小腿,然后再用手搓,使腿上的肉和骨头分离。直到孟宪光被折磨的呼吸困难、精神恍惚。

#### 五、路远峰被折磨瘫痪、回家二十一天含冤离世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沈阳市于洪区大兴朝鲜族乡大兴村法轮功学员路远峰先生被大东分局东山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大东区法院枉判三年,后被劫到本溪监狱迫害。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九日上午十点,二监区狱警大队长贾长海指使犯人王克斌,把正在车间做奴工的路远峰叫到二监区车间管教办公室(一个仓库没有监控),进屋后,贾长海问路远峰:还信仰法轮功吗?路远峰说:信!贾长海随后就伙同狱警牛岱用手铐把路远峰背铐起来,按倒在地;然后又指使犯人朴平、赵义忠、陈延庆等把路远峰摁住,牛岱踩着路远峰的头,贾长海和分队长邹博文二人对路远峰边踹边骂。贾长海拿起高压电棍在路远峰前胸、后背、头、手等处电击,十多分钟后,电棍没电了,贾长海又换了两根电棍继续电击;持续电击了四十多分钟。

由于残酷的摧残,路远峰身体每况愈下;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冤狱期满的路远峰已被摧残的身体消瘦、目光呆滞、口齿不清、股骨头断裂、错位、身体瘫痪。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九日,回家后仅二十一天就含冤离世,时年六十三岁。◇